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花自飘零

飘零 With the Wind
自 镜子流○

著

青春无敌 红男绿女 几多欢乐 几多泪水
长满荆棘的小路 展开梦想的角逐
跌宕前行 冷暖何求
爱到最后 向左走 向右走 花自飘零水自流

镜子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自飘零水自流/镜子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354-3936-9

I. 花… II. 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9282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

责任校对:陈 琦

实习编辑:宋 舟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装帧设计:康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3.75 字数:140 千字 插页:2

版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引子 / 1

第一部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特殊的成人礼 / 6 | 2 为人爬出的洞 / 11 |
| 3 “修女”也疯狂 / 17 | 4 “三国演义” / 20 |
| 5 燕南飞 / 22 | |

第二部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郁闷 / 28 | 2 谁在丛中笑 / 32 |
| 3 老二，小二 / 36 | 4 丫，艺术院校 / 39 |
| 5 偷窥无罪 / 42 | 6 天上掉馅饼 / 47 |
| 7 红楼一梦 / 49 | 8 不宿之客 / 53 |
| 9 “太平”公主 / 57 | 10 “望春亭”的冬 / 60 |
| 11 今年过节不回家 / 64 | 12 该痒就痒 / 68 |
| 13 “怡红院”纪事 / 73 | |

contents

第三部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兔子吃了窝边草 / 78 | 2 切诺基 / 81 |
| 3 性·谎言·录像带 / 85 | 4 水煮鱼 / 89 |
| 5 车牌：牛BXX / 95 | 6 三陪问题 / 99 |
| 7 一切都是注定 / 104 | 8 华山论爱 / 109 |
| 9 上帝在哪儿 / 113 | 10 “足球宝贝” / 116 |
| 11 一地鸡毛 / 121 | |

第四部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半烟主义 / 127 | 2 小白·小黑 / 132 |
| 3 安全套失踪之谜 / 138 | 4 男&女 / 142 |
| 5 我爱北京天安门 / 147 | 6 天有不测风云 / 153 |
| 7 巴黎—达喀尔之梦 / 157 | 8 出台 / 165 |
| 9 满城风雨 / 168 | 10 夜奔 / 172 |
| 11 PARTY动物 / 176 | 12 说好不散伙 / 185 |

第五部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首都，首都 / 192 | 2 爱如网事 / 199 |
| 3 昨天·今天·明天 / 205 | |

三

子

With the Wind

对我大学的心情，就和躺在产房即将分娩的妇女一样，也可以用一本书的名字总结：痛并快乐着。

我所在的大学并非什么文学院，而是鼎鼎有名的内地“四大艺术院校”之一，与其他三所兄弟院校一样，以辈出名人而享誉全国。

这里靓女云集、美色遍地，但据网络调查学生处女率却低得惊人。不过，这和其他兄弟院校倒是旗鼓相当，伯仲之间，百分比几乎等于零，差点儿还整成负值。

我校另一“美誉”，是北京“四大染缸”大学之一，并与其中一染缸大学仅一墙之隔，简直情同手足。

传闻隔壁得染缸大学，以盛产能说外语的“小姐”闻名遐迩，口碑很是不错，经常招得各成功人士、地痞无赖等三教九流光顾于此，所以一直以来生意兴隆、门庭若市。

而且，他们和我校还有一侧门相通，大有勾肩搭背，共结连理，将染缸大学进行到底之势。

每年报考我校的学生千千万万，很多人都趋之若鹜，削尖了脑袋想挤进来，做着未来也能在电台电视台风光无限的美梦。

尤其三月份考专业课的时候，校园里总是一副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的场面。

这些从全国蜂拥而至的学生和陪考的家长，轻易把学校附近平常生意清冷、旅客寥寥（因为地处北京东五环外）的大小有星或没星的酒店、宾

馆，甚至招待所都塞满了。

我被父母押送着来考试那年，连地下旅馆的床位都卖到了每日一百五十块钱的天价，还供不应求。而平常的价格则是十五块。牛×吧？

尽管如此，事不可一概而论，毕竟一个妈生出来的孩子也各不相同。其实，在我们大学就读的学生良莠不齐，鱼龙混杂，因此我校就顺便制造出一批赝品，学术的杂种、社会的庸才等等，算是一些不上道的人。

比如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俺叫秦人，一听就知道准是陕西来的绥德汉子，延安老区贫民，炎黄子孙，秦始皇的后代。

不过我好像自诩过了头：地球人都知道，不，准确地说是但凡懂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秦始皇其实并不姓秦。

这让我有些失落、惆怅，还有一点点的悲凉。

因为，我从没沾上这嬴政老家伙一点光，他的长城也不是为我而修，至少自我知道有长城以来，这地方就是用来参观和被糟践（墙体被乱糟糟地涂写和践踏）的。

虽然，曾说它是从外太空看到地球的唯一建筑，但现在却起了争论，吹吧就。

另外，秦始皇同样劳民伤财的死人坑（兵马俑）靠发掘旅游价值的确赚来很多钱，可惜我家没住那临潼郊区，老子陪朋友从城里大老远赶去参观多次，还照样买门票，而且，一分都不能少。

关于我，以自画像为准，绝非盗版。

样子有点坏，个子鼻子都很高但没分什么门派，不胖不瘦刚刚好，头发乱得像乞丐。

老爹是官员，老妈银行管国债。所以造成我一恶少形象，从小都很坏。

例如，花钱如流水，泡妞更是小菜。

不过优点也有，就是还弥留一丝善良，见怪也不怪。

第一部分

With the Wind

I

1 特殊的成人礼

参加高考前，我正忙着跟女朋友“摇篮”粘粘乎乎，卿卿我我，根本没多余的时间理会“黑色七月”的压迫。

只是偶尔在触摸女友日渐丰盈的胸前时，我会产生一些莫名的烦躁，类似狂犬症的前兆。

这时我耳边还回响着一句话，那是我们女班主任老师说的：就你俩这样，要是能考上重点大学那狗脑袋上都能长出犄角！

她说这话时，脸上一副怒我不争又无可奈何的丧门星模样，虽然让我刻骨铭心，但对我的威慑并不大。

我懒得理会狗脑袋会不会长出犄角，只要我的头上不长那玩艺儿就万事大吉，所以我照旧和摇篮出双入对，得意忘形。

“摇篮”姓姚名兰，大家叫得特顺口，指向也就成了育婴的摇篮，以至于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她本来的姓名。

当然，这也无须刻意计较，她又不是别人的女朋友，操心那么多干吗？

我和摇篮，从上初一开始就是同桌，直到高中毕业愣是没有分开过。

我常对她开玩笑说，咱们都六年了，你也不觉得有些审美疲劳吗？

她回答，你懂什么呀，这就叫相濡以沫，比翼双飞。你真是身在福山中，不知没福苦！

这什么话要从女孩子嘴里说出来，那真是少不了让人肉有点麻！

我听了脸上装一不屑的样子，实则内心窃喜半天，甜蜜的跟吃了“大白兔”似的，还连糖纸都忘了剥。

眼看就要“七七”高考相会，学校却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成人庆典仪式，连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一帮记者。

紧握拳头宣誓，搞的跟革命仪式有点像。宣誓结束后，记者拉上摄像，拿着话筒四处寻找采访对象，可大家却跟见了瘟神一般一哄而散。

因我走的从容一点，一不小心就被毫不客气地拦了下来，话筒直接塞到面前：“同学你好，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”

“我从现在起应该履行一个成人的义务，做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。”

面对镜头，我才发现自己说话时脑子不好使了，竟如此的假大空，不仅冠冕堂皇还酸得要命，跟平常判若两人。

说完了，自己都想骂自己真他妈虚伪。

“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？”记者继续发问。

这时，跑开的同学又都围拢了，每个人脸上还挂着落井下石的表情。

“我想做一名越野赛车手。”这才是我的心里话！

可话一出口，周边竟涌来一片哄笑声。我尴尬在这不怀好意的笑声中，脸上一阵燥热，有血气直往头顶冲的感觉。

不经意的扭头，我发现摇篮正在不远处，她面带微笑地看着我。

我突然感觉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，于是不顾记者的追问，夺路而逃。

下了晚自习，摇篮和我来到常常散步的河边。

月色皎洁的夜空，天高云淡，我心飞翔。

摇篮把她柔美的脸庞深深地埋在我怀里问：“今天采访没结束，你怎么给跑了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让你笑话我，我的理想在大家看来就是个疯子。”

我一副受挫的样子。

摇篮摇头，“其实没什么，做你喜欢的才重要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为摇篮的理解而欣慰。

“对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做自己！”摇篮坚定地点头，然后她用我几乎要靠她的胸腔共鸣才能辨别的声音说：“喏，今天你都是个成人了，我想送你一个礼物。”

“是吗？什么礼物啊？”我迷惑，完全一个傻逼似的反问。

摇篮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把嘴凑上来吻我，同时把我的一只手带进了她的上衣。

这时我明白了许多，就也不再说话。

虽然有些犹豫，心也狂跳，但还是任凭摇篮引导我的手，将她的衬衣纽扣一颗颗解开，直到她完全赤裸地躺在草地上。

裙子像一块天然的台布在摇篮身下展开，摇篮就同放在神坛上的祭物

一样，看起来那么神圣而纯洁。

我可没那么纯洁！正被诱惑得春心萌动。但摇篮也没我提前想像的那么羞怯，只隐隐感觉到她的紧张和兴奋。

反倒是我，仅凭头脑中保留的一点黄色小说和影碟上学来的理论知识，却要完成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心跳大提速的我，摸着石头过河几次差点还笑场了，这让自己感到分外难堪。

终于一切平静了，月光下是摇篮雪白的肌肤。

我坐起身来，猛然发现她今天竟然没有穿内裤，不知道她是否早有预谋？

难道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摇篮早就准备好了？她想让我打破六年 来培养的对她仅限于上半身侵略的常规，最后把她自己当作礼物献给我的十八岁？

我千思不得其解，可也没好意思当面就那么问她。

“我屁股被草扎得好痛啊。”摇篮不再沉默，她忽然变得有些嗲嗲的。

我怜惜地伸手过去，摸着她光滑的臀部肌肤，这才意识到神游多时的自己又回到了人间。

“看你那屎样儿！”摇篮盯着我的脸嗔嗔地说。

经她这么一提示，我还真觉刚才一阵冲动过后，大肠里有不少东西在翻腾，一阵强烈的坠胀感已然来临，大便呼之欲出。

“要不是我怕把你当场熏晕致死，我还真想就地解决了。”

我说着，不知所踪地四下看了看，但发现除了皓月当空、流水淙淙外，没有一处合适开展此事的掩体。

于是我掖紧皮带，将摇篮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撒手，以此努力转移眼前想拉泡尿的生理需求。毕竟，它来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。

“你真恶心！”摇篮将我的背捶得嗵嗵闷响，她已面如桃花，羞涩点点。

完成我们人生的第一次，我十八岁，摇篮十七。

这是一次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献礼，严格地说已严重违反了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

我是个爱幻想的人，所以事后我曾假设是我强行实施此事，那么后果肯定不堪设想：摇篮要是告了我，我不仅会被开除学籍，放逐他乡，指不定还被判个十年八年的牢狱之苦。

这么一想，后背都直觉凉得慌。一个过程，两种后果，冰火两重天。

所以，那种事还是尽量避免，至少要考虑清楚，青少年千万不可轻易模仿，更不能将其推广。

第二天，摇篮让我陪她去计划生育药店，她买了一盒叫做“毓婷”的药丸。

我的心还嘣嘣乱跳，可摇篮告诉我，这药是她闺中密友的那个同龄女生告诉她的，说话间，摇篮的眼神清澈明亮，若无其事。

那天，我们都沒有穿校服。

2 为人爬出的洞

高考如同少女的月经一般如期来临，忽然间使我和摇篮变得惴惴不安起来。

准备考试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相对无言，沉默胜金。

最后，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压抑，便说：“回家吧，咱们明天都好好考试！”

摇篮没有说话，她只是安静地看着我，点头，轻吻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只觉大难临头，末日将至。

可能，此前看似轻松的轻松，不过是人之将去前的回光返照，垂死挣扎。

考场分得很巧，我有幸能坐回自己最熟悉的教室。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，一辈子可能也是最后一次，可摇篮却没有。

考数学的那天下午，我在考场上昏昏欲睡，监考老师走过来敲敲我的桌子以示提醒。

出于对数学的无比厌恶，加之我要报考艺术院校，数学成绩只作参考。所以，我无比厌恶地看了老师一眼，又将目光回到基本还是空白的答卷上，百无聊赖。

监考老师不解地盯着我，估计想着：这孩子肯定是犯了“考试恐惧症”

之类的毛病。

我有些无所事事，就把目光转向教室的那扇门开始遐想。

这是一扇淡黄色的门，油漆几近剥落，还少了最下方的两块木板，刚好能容一个人出入，空洞洞的，就像老太太脱落了两颗门牙。

门是熟悉的，教室更不陌生，我和摇篮就在这个教室度过了高中三年。

此刻，我和摇篮一直坐的那个第三排的位子上，坐着一个考生，不认识的。他正忙着认真答题，鸡啄米似的下笔如流。

他坐得有些靠近桌子中间，我在后面看起来，似乎他要刻意分开我和摇篮曾经的影子。

那扇门缺少的两块木板是被我踢掉的，目的是为了和摇篮更方便地进出教室。

一般情况下，教室的钥匙都是值日生拿着，全班五十来号人轮到我和摇篮，总有很长一个周期，而且拿钥匙的同学老有迟到的。

这对于像我和摇篮这样想急切厮守在一起的同学来说，实在很不方便。

上高二的冬天，我纠集两个要好的男生，在晚自习后趁着黑，三脚并着两脚把最下面的两块门板给轻易踹掉了。

我们拿着这两块“战利品”，结伴轻松地翻墙离开学校，在河边将它燃烧取暖，围火欢歌，就当三个人非正式地搞了一个小型篝火峰会。

从此，教室的门锁形同虚设，想早来晚去的同学，都可以从这个少了两块木板形成的小洞自如地爬进爬出。有了此洞，同学们常常免去了等值